

雙城記 何冀平

「樓」外的故事

三十多年前，我從大學畢業後，來到北京人藝做作家，我們集中的地方稱為「劇本組」，卻是比劇院黨委辦公室還重要的部門。劇本組的組長個個鼎鼎大名滿腹經綸，第四任組長英若誠從小組長直接升任為文化部副部長。

劇院公演我的第一部戲是寫香港世態炎涼的《好運大廈》。翌年，我向當任組長于是之報了我第二部劇本的選題，即是《天下第一樓》。于老師有點遲疑，我要寫的是老北京的飲食界，俗稱三教九流「五子行」中的勤行，他覺得這個題材，離我的距離太遠了，不知道我會寫出什麼來，為了不打擊我的積極性，他「違心地」地說了贊同的話。

我年輕膽大，不知深淺，體驗生活搜集資料，找不熟悉的人內人採訪，一頭扎進去，才發現飲食這個行業是個海洋，我眼花繚亂，飢不擇食，小本子上記了很多，心裡卻覺得茫然。

我去看書，吃中有文化。中國烹調三字訣：一火，二調，三新，來自中國人的哲學思想，古時稱宰相為「鼎輔」，就是調合五味的廚師，唐詩有詩讚相國「鹽梅金鼎美調合」，把宰相比喻為廚子，中國吃裡有治國做人的道理。我從為「五子行」不平的義憤，從「堂、櫃、廚」中走出來，盤中五味上升到人生五味，寫烤鴨子和餐館的民

俗故事中生出一股潛流，作品風格也隨之明確，我要按照調合五味，熔於一爐的方法，做一道酸、甜、苦、辣、鹹的「中國菜」。好看好玩，還要有哲理。

劇本按規矩要送給曹禺院長，他看了非常喜歡，不願病痛從醫院裡出來，把我和兩位導演夏淳、顧威請到家。認真問問題，分析劇本，講解劇情，包括怎麼進行排練，句句都是至理名言。尤其對我用來結尾的那副對聯感興趣：「好一座危樓，誰是主人誰是客？只三間老屋，半宜明月半宜風」，覺得有人生況味，有普世真理。

那一天，從下午談到掌燈，還意猶未盡，老院長提起毛筆，為《天下第一樓》寫下劇名，並做了一首長詩。

三十年過去，一切歷歷在目，永難忘懷。曹禺院長、導演夏淳、飾演第一版的老演員，許多已經往生了，換了一批又一批的新演員，劇本依舊在上演，還將會演下去，所謂鐵打的經典，流水的兵。

在此抄錄曹禺長詩中的幾句，以茲紀念：

你是淚水流下的水晶，彎曲曲的，長長的，尖尖的，圓圓的。想不出你是怎樣形象；卻又似夏晨的露珠，那透亮的、水靈靈的，飽含無限的光明……畫不盡的人性，道盡人間的悲歡離合，道盡世間的不平，你們有一天會是青天的神仙，你們將是宇宙中永遠閃光的星星！

此山中 鄧達智

老友記

那些年，新界唯一一間醫院是位於元朗四頭頭的博愛醫院。一傍有一組非常漂亮、現已零落的客家四合院。如沒記錯，屬葉氏家族。醫院與四合院背後有早期小屋苑名叫「小商新邨」，數十棟兩層高瓦頂房子，每家合共不過一千平方英尺標準小康之家。新邨背後為南生圍一圍相連的濕地及魚塘，居民不多，以水上人為主。隔着錦田河，河對岸大生圍，全皆基圍濕地及後來發展的龐大錦綉花園，再過去，著名自然保護區米埔。

小君是我中一同學。家住小商新邨，友情很好，間或周末探訪同做家課。

其實四頭離我家屏山好幾里路，博愛醫院挨着當年新界主要通道；青山公路、對面是母親娘家楊屋村，每隔一兩星期我們定當前往探望外公。外婆在我很小的歲數患胃癌離世，對外公印象既疏離卻深刻，童稚的心對「癌」這個字擁有一定的一知半解與恐懼。舅舅們在歐洲謀生，母親對娘家特別親近，趁探望外公之便，也騰空到小君的家借溫習功課為名乘機玩耍。

我就是我中二同學。新界幾大家族之一、文姓新田成員。水鄉米埔屬新田鄉範圍，偌大的村落向北望是對岸深圳福田。今天皇崗、福田皆北上要塞，託改革開放後內地迅速發展，新田鄉民因此賺得豐厚土地租賃、出售回報，回憶當年還是可惜，阿就與我在魚塘邊、濕地裡散步聊天，水

天一色風景絕美，怎似今天財帛回報以致環境嚴重惡變？

阿就中二下學期跟隨龐大新田文氏族群傳統前往歐洲謀生，先荷蘭後比利時落地生根，與妻子經營的餐館非常成功，曾獲米芝蓮星星。我先轉校、後前往加拿大東部繼續學業，大學畢業後再而英國，與阿就一直保持聯繫，多年風雨不改。

漸入壯年，老同學們都在網上組織群組，重新聯繫。最近一次荔枝山莊主人幾兄弟其中一員、管理內部運作與農務的發仔幼女出嫁，好幾位同學重聚，再遇數十年未通訊息、居住英國黑地多年、相夫教子兼經營生意的小君。多年沒見，託堅持運動與飲食得宜、面相改變不大，小君氣質甚至聲線與十多歲時無異。

跳健康舞不慎扭傷腳踝，影響回英時間延後，製造同學幾人：阿就、飛鳳、權清與我探訪問候，聊了一個下午結結實實的天，猶如少年時代無拘無束，雖然阿就當晚飛回比利時探望子女及孫子女，而小君過兩天也需要飛回英國陪伴女兒等候孫子的誕生。

作者與老同學重聚，分外開心。作者提供



隨想 興國

廉

廉的意義有不少，比如《儀禮》說：「設席於堂廉東上。」這個廉字，解作側邊。又如《齊民要術》講耕田要「凡秋耕欲深，春、夏欲淺；犁欲廉，勞欲再。」這裡的廉是指狹窄。

現代人使用這個廉字的時候，在社會方面，是希望官員都能做到清廉無貪；在個人方面，是做到謙遜收斂，因為《釋名》說：「廉，斂也，自檢也。」也盡量希望做到生活上的節儉，像《淮南子》說的：「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悲。」因此，在整體生活，我們都期盼多些廉價物美的用品，好讓我們多作選擇。

曾經聽一位做流動通訊的傳媒人說過，五十年前的人是靠圍地致富，這一代人想致富要靠「圍人頭」，因為網上點擊率最多的，獲得的廣告便愈多。圍地的結果，不但令現代年輕人「上不到車」，更讓各行各業要捱昂貴租金，令物價不得不跟着上漲。想靠「圍人頭」

來致富，也非得走出香港面向世界才有可能。既沒有能力「上車」，也沒有能力去「圍人頭」的人，只能過着痛苦的生活了。

所以，在生活上，很多人都到處去比價，以便買到廉宜的物品，吃到廉宜的食物。想和家人到外地去度假，也只能選擇廉價的航空公司。好在香港近年出現像「阿信屋」、「日本城」、「吉野家」和「廉航」等店舖和公司，讓往來流動的中產可以用便宜的價錢，買到零食和日用品，吃到日式火鍋，買到廉價機票，還算可以過着自我安慰的中產生活。

近年還好北角的「新光戲院」得以保留上演粵劇，讓長者還可以聆聽他們年輕時喜歡的粵劇，聽到那些「廉肉」——高亢激越以及婉轉圓潤的樂聲，令老年的生活過得快樂。但願政府官員，能夠多對政策「廉空」——查看有無缺失，作出有利民生的改善，讓市民都可以往上流動。

百家廊

鍾倩

年年重陽，人生能有多少艷「陽」天？

又到一年重陽節，很多地方不約而同開展愛老、敬老、助老等主題活動，養老、贍養等社會問題也再度成為輿論熱點。一則新聞是「你爸躺在地上，你在通訊錄裡」的養老困境，另一則是「阿爾茨海默症老人開直播間」的晚年鏡像。想必很多人看完後都會心酸與反思，今天我們該怎樣贍養父母？準確地說，我們拿什麼來贍養父母？

有一幕場景，經常會在我的腦海裡浮現。那是一次飯局，有位長者，席間說起養老，他說道：「現在養老根本不能靠孩子，別說沒孩子，就是有孩子，也靠不住。孩子他自己要工作、買房、結婚、養娃，各種雞零狗碎，你住院了，等他來照顧，他請假去了飯碗，還不是你的事兒？趁自己能動，多鍛煉，防止老年癱瘓，我就天天練習說繞口令。」話音落下，一片長久的沉默。家家有老人，人人會變老，作為獨生子女這代人，我感同身受的是，一個孩子贍養父母身單力薄，力不從心，而寄望於社會養老和居家養老，又是畫餅充飢，「優雅地老去，尊貴的離席」，很多時候只是一場夢。

今年中秋節，李阿姨喜添孫子，本是一樁喜事，這個節骨眼上，她的老婆婆卻臨陣吐血住進重症監護室，她和丈夫去陪床。兒媳坐月子，沒人陪，經過商量，兒子辭掉工作，她才安心跑醫院，根本顧不上小孫子了。然而，她年過八旬的老母親也是一身病，心臟不好，放過支架，過去是她和妹妹一起照顧，現在只妹妹一個人，哥哥弟弟都忙得顾不上，節後老母親犯了病，也進了醫院，她只能在電話裡乾着急。說到底，養老不是一個人的事情，而是一大家人的共同協力。正如台灣作家簡媜所說：「我們看到的固然中國人常常講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但是在我們現代的這樣極其繁忙的工商社會，家有一老，有時候必有一吵，家有病老，必有一倒，親情變成殉葬品。」

毫無疑問，親情破裂，反目成仇。就像本地的一檔生活欄目，上鏡的都是家庭養老糾紛，為房子、為遺產、為老人再婚，爭來吵去、斤斤計較，無非是兩個字利益，卻獨獨忽視了老人的心理感受。凡是上訴到法院，凡是撕破了臉皮，最終的結局都是兩敗俱傷，再怎麼想方設法修復，都畫不出一個完整的圓。

看新聞，有個叫楊樹的青年藝術家，令我由衷欽佩。四年前，他的父親胃癌晚期撒手人寰，母親突發腦溢血病倒，成為植物人。他做出一個讓所有人為之一振的決定：停掉所有工作，專職照顧母親。提前一天晚上，用豆漿機做飯、壓果汁、煎中藥，雞蛋、蔬菜、牛肉、半個海參；早上他來到醫院，給母親叩背、排痰、用針管打飯，而剃頭髮、剪指甲、擦身子，這些活兒家人會與他共同分擔，包括他的兩個學生。

到了傍晚，護工來接班。他把照顧母親當成一項重要工作，他認為，娘是願意活在世上的，她是一個有夢想的人，她還有夢沒有圓。他借錢給母親交住院費，最困難的時候與學生湊錢；閒暇時分，他在病房裡，用「娘給的時間」手抄《心經》，為母親祈福，完成六百餘幅。有人說他是「大孝子」，他回答道：「真正的孝順人，都不會一把鼻涕一把淚地訴苦，因為孝順能給人帶來巨大的平靜和滿足。我們所付出的，遠遠少於娘回報給我們的。」看到這裡，我濕了眼睛。

左手父親，右手母親，對於父母，我從來都是愧疚的。父親病癱在床十多年，靠尿管維持，母親長年照顧，也病倒了，高血壓、心臟病、眩暈症、腰椎間盤突出症等疾病排着隊走來，她做不了家務，一日三餐都壓在我頭上。今年以來，父親的阿爾茨海默症日益加重，沒白沒黑的折騰，我為此痛哭過很多多次，該向誰傾訴？誰又能理解呢？最終統統都吞嚥回肚子裡，任淚水倒流。

前幾日，母親拖着疲憊的身軀從醫院回來，手握着一把化驗單，從她的表情中我便讀出了結果……心臟病又加重了。多少次，父親住院，在急診室，母親半夜給我打來電話，絮絮訴說父親的病情，我的淚水在眼眶裡打轉；多少次，母親去就診，做完檢查，回不來了，我打電話找人把她接回來；多少次，父母母倒，家裡兵荒馬亂，身邊沒有一個可依靠的人，輪椅上的我默默隱忍着，抱憾、心碎、絕望後，第二天則又打起了精神直面。

十六歲的一場大病致殘，使我要承受比常人要多的負重，而在贍養父母這件事上，我與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都在同一個起跑線上。一次次頭頭相撞過後，我發現，自己努

力的程度永遠趕不上他們老去的速度，或許這就是生活的殘酷之處。

我經常會想起馬爾克斯小說中《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中的老上校。開篇中寫道：「上校打開咖啡盒，發現果然只剩下一小勺咖啡了。他從火爐上取下鍋子，把裡面的水往地上倒掉一半，又用一把小刀在盒裡刮了刮，直到把最後幾片混有鐵鏽的咖啡末刮下來，倒進鍋裡，方才住手。」極具傳神的細節描寫，凸顯的是老上校窮困潦倒中持守的一抹尊嚴，如冬日裡的一縷金陽，叫人感動。妻也是如此，鄰居見她家好多天沒做飯了，她便拿鍋裡煮石頭，而為了門雞能贏，她寧可餓肚子也拿出僅有的五角錢，讓上校買玉米銀雞。

晚年生活，妻患有哮喘病，兒子早年在門難中死去，他唯一的希望還是政府許諾發放的養老金，「用不了多久退伍補助金就會來的。」日復一日的等待，並沒有磨掉他的信心，在妻子「尊嚴並不能當飯吃」的打擊下，他依舊保持良好心態。年復一年的等待，妻徹底絕望，問他吃什麼呢？「上校活了七十五歲……問他一生中分分秒秒積累起來的七十五歲……才到了這個關頭。他自覺心靈清透，坦坦蕩蕩，什麼事也難不住他。他說，吃屎。」叫人心酸，又震撼。

桑榆晚景，不都是悲劇，但是，老人們能有多少艷「陽」天呢？年年重陽，今又重陽，「常回家看看」已經入法，陪護假、孝心紅包日漸潮流，我們的父母過得還好嗎？就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朋友圈裡傳出尋找走失老人的信息，電視裡正播出老人與保母同居，兒女群情激奮，趕走保母……今天，我們反對愚孝，也應思考，是否「色難」，孝老、愛老，恭敬的心和感恩的心最關鍵。其次，「聆聽、陪伴、牆頭草」，牆頭草就是不管父母說什麼，你都好好好，無條件接納他們，讓他們看到自己被重視、被認可、被呵護，從你這裡找尋到一生的意義，這應成為現代人贍養老人之標配。

重陽是一次提醒，重陽是一種機會，告訴你，現在父母活着，你是幸福的人，你應好好珍視，盡心、盡力、盡意去愛他們，讓他們找尋到價值感和成就感，聆聽那些悠悠往事和血淚經歷，這個過程，你也能夠從中擁有更加完整的人生。

古今談 范舉

中國搶先研究暗物質

中國如果能夠超越世界其他國家，搶先研究出暗物質生成的原因及其能量運動的規律，那麼，中國今後就可以擁有用之不竭的能源，成為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

美國在很多科學領域，都走在世界的最前面。如果中國在美國領先的領域，追隨美國，那麼永遠只會落在美國的後面。要想超越，就要在未來將會突破的科學領域站在更高的起跑線上，超越美國。

量子通訊、量子計算機，就是最新的領域，中國搶先取得突破，就能夠把美國摔在後面。暗物質的研究，也是一個嶄新的領域，中國如果起點高過美國，那麼，在起點區就把美國摔在中國後面20年。

結果中國首先搶到了制高點。利用通過特殊的地理和地質的環境，巧加利用，就建成了兩個巨大的科學設備，美國想追也追不上來。這就是青藏高原，平均高度在4,000米以上，有些地方高達6,000米。以前的說法，青藏高原是中國的負累，窮山惡水，人類難以生存，更難以發展經濟。

現在，中國人使用腦袋扭轉乾坤，把青藏高原變成了中國發展科學的絕對優勢。一個例子就是我國早在2010年在川藏高原建成了「中國屏屏地下實驗室」，該實驗室利用為水電站修建的錦屏山隧道建成。其垂直岩石覆蓋達2,400米，是目前世界上岩石覆蓋最深的地下實驗室。

與其相比，位於意大利中部格爾薩索山區的歐洲地下試驗室就像個小兒科的遊戲室。在四川雅砻江的川藏群山下，中國粒子物理學家創造了最乾淨的研究最細小粒子的實

驗室環境，完全可以排除宇宙線，其受到輻射的強度比格爾薩索山區要弱200倍。這樣研究最微小的粒子，就有全球最好的實驗室環境。原來，星球的爆炸，產生了高能亞原子粒子，這些粒子像雨滴一樣不斷轟擊地球表面。

但是宇宙射線在上層大氣中發生相互作用，形成了嘈雜的輻射光環境，蓋過了這些微小的粒子，使得科學家難以尋找的這些新粒子或自然力的信號，並對他們進行微觀的研究。

而解決方法就是將他們捕捉到，然後轉移到我們擁有的最好的最深的地殼之下，進行實驗室觀測。這種研究，需要投入巨大的資金，需要製造強子或中子對撞機。

另一個巨型武器就是，位於貴州的「500米半徑的天眼」，射電天文望遠鏡的望遠能力越強，可以收集到在微弱的天體的射線，外國只有一百米半徑的天眼，其敏銳觀測能力僅為中國的十分之一。中國的天眼，能夠比美國的哈勃天文望遠鏡，望得更遠，收集到更多微弱的太空電波。1998年，天文學家發現宇宙中的可見物質只佔宇宙全部物質的4%，另外的96%的物質和能量都是看不見的。通過光學方法測量的星球質量是通過動力學方法測量的質量的十分之一。

由此科學家們推出，宇宙中起碼有90%的物質是看不見的。這樣的物質不吸光，不反射，對光沒有反應，這就是暗物質。所以就需要用天眼去觀察雙中子星的合併的所產生的伽馬射線，去發現中子星和黑洞碰撞，發生強烈內部爆炸所產生的射線，探索出暗物質形成的規律。

演藝 蝶影 小蝶

坐在港鐵車廂內，尤其是在上班時間，很多時候都會看到一些女士拿着一堆化妝品對鏡化妝。

撇開此舉是否有欠禮儀不談，我倒很有興趣的看她們如何在毫不舒適、擠迫震動的環境下，一筆一筆的將本來蒼白無色的臉孔變得精神亮麗。

我不懂化妝，亦無心學習，但卻很羨慕化妝師和愛美的女士們的一雙巧手，能夠將客人和自己的臉蛋兒畫得漂漂亮亮。那究竟是一項怎樣的能耐呢？化妝不美變美，將本來已是美的變得更美，化腐朽為神奇，令女士們信心大增，真是一項大功德。

我看着車廂內的女士們在非常擁擠和嘈雜的環境中化妝，更覺得她們已臻出神入化之境。當中有些更厲害的，甚至站着也可以化妝。在沙丁魚般置身一個個的陌生肉體當中，她們怎能如入無人之境呢？她們到底是否八爪魚化身，其真身在化妝時會展露出來的呢？她們又

車廂內的化妝凝望

要拿着化妝品，又要塗畫，又要挽手袋，又要拿鏡子，到底有多少隻手的呢？真是少五千年道行也不行。她們人人都像畫皮般在公眾場所抹脂塗粉，氣定神閒，旁若無人，實是方外之人。我看了一個又一個女士在港鐵車廂內變臉，走入和走出車廂後完全判若兩人，很有走進時光隧道的詭異感覺。

我明白慣於化妝的人是不可以以素面示人。一位日本太太告訴我她很訝異這麼多香港女士不化妝便外出，因為在日本，女士不化妝上街是一項不禮貌的行為，可見化妝對女士們的重要性。但我明白的是，這些應該在家中做房中做的事情，為何香港女士要留待港鐵車廂內才做？她們是真的這麼忙碌，忙得連起床後也抽不出時間化妝？或是她們覺得反正乘車太浪費時間，倒不如善用時間，用來化妝好了。既然化妝是這麼重要的禮儀，有些女士甚至抱着宗教的虔誠，把它當成是每天必須進行的儀式，那麼她們何解不早點起床，在家中的祭壇（化妝桌）上好好地修心養性，遵行該禮，而要在車廂內匆匆忙忙地化完妝這項重要的「宗教」儀式？這樣無論是對化妝這個儀式或對自己的樣貌都非常大不敬。況且，若那天車廂內有任何意外發生，她們便要羞顏上班，她們不擔心讓同事看到她們的真臉孔嗎？日本女士信奉化妝，但她們從不會在車廂內化妝，因為她們都尊重化妝這項禮儀。

我不是想嚇這些「車廂畫皮人」，但在巴士或港鐵車廂內化妝可能會因利車而為她們帶來不便。一煞車，口紅塗到面上去；一煞車，眉筆畫到耳朵去。我聽過一個最慘痛的化妝與煞車故事：一位女士在計程車內氣定神閒地化妝，正在用捲眼睫毛的鋼夾夾着眼睫毛。誰知計程車忽然煞車，她整個人自然順勢往前衝。車停定後，她發現手裡的夾子夾着的盡是一邊眼睛的睫毛。我不敢想像她那時候有多痛，但我相信她的心會更痛，因為她不知道需要花上多少時間才不再以鴛鴦眼示人。